

## 稿

門診 上午九時起  
門診 三時後  
門診 例  
出診 六角六十  
注射 二元六角  
梅毒 初二五  
毒 三期七元  
過時不候  
拔診加倍  
許慧庵訂  
地址 八仙橋坡山路  
永清里一號

經售 各種 唱片



(葉二少爺)

閒話休談。書歸正傳。這位糊塗老頭兒。姓甚名誰。恕在下的不能宣佈。他的年歲已經有七十多了。但是精神滿足。差不多些的後生。還沒有他那般強健呢。老頭兒是一個石骨硬硬的甯波人。在某某烟公司裏做經理先生。但是生性鄙吝。不肯化費一文。所以公司裏向的同事。就代他取了一個尊號。叫做「呂廣大」。

俗語說得好「人老心不老」他在公司裏糊裏糊塗的括了幾千塊錢。就要了一位「姨太太」。可是他那個尊容。既是簡括的括的印度帶來的來路貨。他着的衣衫差不多又是和叫化子結拜了的一般。所以他那位姨太太。自然不喜歡他了。所以不久那位姨太太已在外面點起小白臉來了。這位老頭兒的背上。就特別大減價掛起一塊牌子（原本十七元照碼八折）

不到一年。那老頭兒所有的一些糊塗錢。就給她糊裏糊塗的倒貼完了。後來公司裏因也太糊塗。就請他滾蛋。老頭兒一落千文。身無分文。無法可想。就住在他的朋友家裏。那位姨太太看見錢已化完。也就搭一個小白臉跑了。敵少爺這幫糊塗史也就此結局。

(裏夾金)

▲打倒倒夜壺主義  
▲百脚咬口頭 ▲一點嘸話頭

我友汪君。曾爲圓球學校教員。(名字恕不宣佈)在年幼讀書時。要算蓋世無雙獨一無二的超等頑皮名角。現今把他在私塾內作弄先生的一件事情。寫出以供衆覽。且說汪君

不是鮮鷄之鷄故曰異味鷄肉)。趨勢回復自由去了。可憐那位吳先生。痛極腫痛之餘。暗想撤斥。也遇着了什麼過激黨的暴動不成。竟覺真明其夜壺了。就把夜壺燃來。更加研究。可憐老眼瞢瞢。那裏尋得箇個究竟。痛了一夜。沒有睡着。次日祇得暫告放假。

(木公)

說起牌九。敝公本屬門外漢。既是門外漢。又何來黑幕呢。豈不與我的題目。自相矛盾嗎。請諸君少待無嫌。講敝公慢慢的寫來。敝公前在某造船所作練習生時。孑然一身。按月可得數十金之津貼。除房飯金外。尚大有可餘。因有餘款而漸漸的荒唐起來。公輩即與諸同事遊。幸得即賭。賭必大牌九。(即明張頭)敝公不嫻此道。每賭輒負。日積月累。以致大大的入不敷出了。窮極思變。竟被余想出一種黑幕來了。因余輩之賭具。向來不求精良。入局時。即買一副起碼竹牌。既無骨面。又甚粗糙。局終即棄之。敝公利用此機會。先買一副竹牌。將牌之兩端。用銼刀銼成紋路。如綉紋皆為四點。直紋皆為七點。橫紋皆為八點。諸如此類。一一銼就。他人見之。以為綉紋。而予視之。雖覆覆仰。然後仍用原紙包好。藏之袋中。至晚。果有數人提議牌九工作。敝公即應曰。余做莊如何。衆報曰可。余說言出外買牌。惟祇買香烟歸。即以袋中之牌拿出。乃相率末局。余高呼曰。莊家攤配。於是若輩皆配成。覆於桌上。余一望而知止家幾點。下家幾點。對方(即天門)幾點。於是將手中之牌攤出。余自大佔優勢。局終。予獲大勝。明日。復如法濫製。如是數者。除損失外。囊中白銀幾繁。余思久必敗露。遂告開幕矣。職會一再會。

(肉猪醬)

### ▲洋鬼子傢伙真利害

▲揀搶花搭着便宜貨

▲尖夾手真真勿開心

倒還是外國人先開口問伊。  
「矮。啞而特。矮有。」  
外國話會說麼。伊說：「勿會格。」  
「敝肉就請到外國人問她多大年紀的話。」  
給她聽。她說十七歲。外國人一聽十七歲。倒還是一個「格格而」所以很歡喜的問她價錢。她說三十元長頭。  
肉明明曉得她是阿蘭。可是這筆錢橫豎勿是我出。  
落得行行方便。敝肉就照樣賣勞君說。不曉得勞君亦是一個「檻檻」的人。他說：「十塊錢足了。再多一毫也不行了。」  
我起初當他是一個「水林」。原來也是一個老鬼。敝肉再照樣請給她（賣皮）聽。她說：「十元。」  
「你是那格。」我問她。她軋軋實實要變化呢。她說：「至少再加五元。」  
敝肉說：「你這加這五塊錢。是假銀錢呢。」

我爲了閒話講脫那邪氣。不過這交易成功之後。你拿哈格物事謝對我呢。伊說。『一樣蠻好格東西謝我。』敝肉說。『到底拿哈格物事謝謝我呢。』伊說。『格樣物事。說出來一定係你把歡喜格。』敝肉說。『倒是一件寶貝。』伊說。『說起寶貝。倒噫哈希希。說起勿希奇。倒難格。』敝肉說這幾句囑吞格閒話。恐怕有些話勿住。我要她一個證據。她就在一塊絲巾中送我一個做押品。估料這塊絲巾。至少也要賣二塊銀。假若她還有別的閒話。不辦那塊絲巾。浸收乾。主顧難定。敝肉就對外國人盡吹牛皮。大吹法螺的。那蠻(橫皮)說得天花

地墜。後來勞君免強再追加五元。一搭開銷十五只道拉可。一生生意經。終算成功。過了一刻鐘。他們二人就老實勿客氣實賓張姓了。(張姓生博士的性史)只聽得呷呷像鴨子吃水一般的怪聲。不多一時那個(湯拔)像被驚駭的大叫起來。我曉得她一定吃不消了。後來那曉得那呼大家嘩聲喧嚷。同時我那貽笑大方的「烈熱司」也隨聲欲試。惹惹冲。可笑亦復可憐。我無論如何安慰。他終不肯聽話。後來結果被我打得大哭方纔肯息。可憐這一害得不合眼。只好在暗地叫苦。

(未完)

汪君見了先生放假。就卸夜壺裏蜈蚣。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了。確在背地裏開心。那位吳老先生。漸覺小便處腫大。祇得求醫調治。但是說不出病源來。那位高明醫生。一口斷定。說那吳老先生。人老心不老。患的是花柳病。這位吳老先生。可算英雄膽足。又受了醫生的極大冤枉。真是吃苦嚼話。如是四五天。小便處方纔痛定腫退。終事查明。那日是姓陳的學生倒的夜壺。就惹小便報仇雪恨。便不問情由。狠狠的打了十記手心。也算姓陳的晦氣。汪君則逍遙或尺之外。但從此以後。吳老先生爲慎重小便起見。那上只得親自去倒。學生們也就此打倒了夜壺主義了。

不是糊裏糊塗（常湖生）

姨太太倒貼小白臉  
不是糊裏糊塗。  
兄妹做夫妻  
不是糊裏糊塗。  
尼姑捶和尚  
不是糊裏糊塗。  
鹹肉當嬌妻  
不是糊裏糊塗。  
打倒廉恥保體遊行  
不是糊裏糊塗。

介紹

▲繁華世界第十六期准明日出報。園內容益見精彩云。

先生的小便龍頭。已送往夜壺口裏。加熱之氣。膝騰的小便。直沖下來。蜈蚣要緊逃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點勿客氣。就向老先生的小便龍頭上。狠命的咬了一口。這一口。咬出三莊大開來了。(一)那位與老先生。受此意外特別痛苦。直痛到五臟六腑裏。(

**本報特優**  
定閱本報全年二元謹贈有價值之文藝全刊份(計九期)並贈優美小說一冊定閱半年一元一角謹贈優彩精之(一)本報為普及起見各埠代派均極歡迎愛訂條例(二)凡代派本報者每期至少包銷十份(三)讀者每份均另加六分大計計算



(逍遙生)

我的經濟

至於講到郵資一層。外埠平信每封要四分郵票。本埠也要一分。我有這許許多多的信。自然每月須買三五塊錢的郵票。後來我就想出一個法子。無論本埠外埠的信。都統外面裹了一張舊報紙。祇貼半分郵花。其實外埠要半分但半分也可將就了。當剛購品寄。也能一樣寄到。不過這樣寄法。我也門檻。包起來一定把報紙黏牢。拿半丁。郵局裏因拆了要封。半分討厭。自然不會查了。否則給他們一抽就抽了出來。那接信方面。就得要賠了。哈哈。我此法實行以後。每月開郵資。確省了不少呢。

(完)

(青葉竹)

記糊塗之趣事

（青葉竹）

鑒友真鉅着。此其滬上賽馬得利。因之友人等敲梨竹槓。蒙其不棄。昨夜設宴於東亞。余本愛酒之徒。安敢勿去。况余每一宴會。必欲睡入醉鄉而後已。故友人等有以名酒酒鬼之別名者。昨午下寫字間後。即驅車前往。至六時許。始入座。興致頗不惡。余豈敢少飲。依然如故。吃得酩酊大醉。倒臥於酒樓之沙發上。散席。由數友人扶送返家。斯時余已不省人事。糊裏糊塗。就枕後。不覺似覺身在甯波路中。信步往來。忽見一山梁之雉。施其拉夫手段。欲余往顧。余就施展向來滑稽之手術。作揩油之主義。順水推舟。糊裏糊塗將伊之手攔住。竟想行叻手之禮。正在攔攔之際。尚未加之以吻。忽覺一。並聞大聲呼曰。（瞎事體關着勒拿別人家格脚爛拉啊）一驚。因致清醒。乃知人在牀上。頃刻之事。全屬夢境。而所謂攔住之纖纖玉手者。原來是歡黃臉婆之臭脚也。今晨回憶。殊覺失笑。今特錄之。諒能博得閱者竊竊之一笑也。

(花間夜)

前晚露花空開無事。約同事溪邊馬路。行至十六舖附近。有四五個革命軍。說道已經戒嚴。不能過了。我們就此打道回來。途中忽遇老友風隆。綽號外國壽頭。花註。蓋頭部像西人。朝北返寓。以戒嚴不能通行。乃至我與壽頭一轉。壽頭當日小報。打開一看。

看了一回。便笑道：「現在世界無奇不有。現在我講撥你聽一個屁精。交關發瘟。區區把他所說之話。記之於下。」

風隆道：「二月初一我乘新甯輪船。由甯來滬。這天來滬的人。非常擁擠。比隔日更來得多。我於四點落船。時茶房已告客滿。下班再趁罷。我爲上海要緊事體。除非輪船不開不來。向茶房擠排一舖。茶房見我亦不多帶行李。隨排一個與初到上海來的人拼舖。這人倒蠻和氣。問問尊姓大名。談談說說。後船出鎮海關。天將暗了。打算開窗。十二點鐘模樣。我睡夢之中。忽聽得劈拍一聲。好像打耳光一般。旋無人聲。我好生奇怪。過了一個點頭。聽見有人高聲大罵老賊。不要面皮。我倒吃了一驚。醒來一看。見對過一張舖。也是二人拼舖。一老一少。老者年約半百想近。少者年方二十左右。是個美說少

(蟲火油)

輕輕壓上我的肚上。這樣老屁精。……  
嚙不看見過歇。這時屁精尚且面帶笑色。時  
有人問那屁精。你爲什麼這麼瘦。他這少年  
時在南京口學校讀書。我是寄宿生。被同學  
所害。後搬到上海。少年要拉住他請他住意  
大洋房。他哀哀苦求。少年經衆人相勸。放  
他過去了。

再次者。則在東西自來火街。及寶興里一帶。此中大率揚幫。故燈初上時。即有一夾槍「拉塊去」之聲不絕。此中皮蛋。二元足矣。若至于夜更深。則離單洋客人。亦可一度同津矣。

上海野鷄。約略雖如上述。然其門檻。大率類同。今姑將余所知之門檻分述如下。

夜深蠟燭路上之行人。野鷄一見。必上前強拉。若邊面現瘟生體弱無力者。從無倖免。一入其鈎。雞即上前攫攫。奔迫服服。若如不願。則咬等海狗。然定要果盤一元。否則脫衣剝裳。亦所不免。故雲兜野鷄圍子者。非要白相人色起不可。

客被拉而情願往夜者。則在徹夜餉時。預先說明娘娘……之小費一搭刮子在內。否則你夜餉餉好後。點心錢。娘姨錢。……等等調弄。增出不貲矣。

(完)

■ 本報特刊啓事 ■

本期以續編擁擠。膀子小經與我與 S P 的經  
道。再停一期。

(牌老)  
(牛學太)

我問伊如何由人愚弄。伊告訴我道。去年初春。在同學女士的家中認識了一個叫王先生的。生得一表人才。和你C先生相彷彿。和伊談論起來。到也頗爲文雅。雙方談得投機。後來我們倆就漸漸的親密了。他先還不過做朋友。到後來就不免要幹起朋友以外的事情來了。第一次。我們是到旅館中開了個房間。實行了那件事情。以後。便時常幹着。起初三次。還都是在旅館中。後來他說旅館中變化得太多。又相遇見了熟人。不如同到一秘密的所在去。錢不僅可化得少。而且可以更其舒服。我一時聽了他的話。便由他領我到了一處。在這裏幹了一回。錢只化了二塊。果真便宜。那知便宜。便出事來了。他自這裏丟錢。便不再來。就是偶然在路上相逢。也好像不相識的一般。理也不理。這種無良心的人。總算我瞋不瞋睛。瞋錯了人。上了他的當。給他白白的沾污去。只心中覺得可恨可惱罷了。不料。這裏的人。因爲我會和他在這裏幹過事。便來挾制我。告訴我這裏是什麼一個所在。是專營什麼生意的。要我一定須就伊們的忙。伊們有合宜的戶頭時。要來叫我的。我若然不答應。或叫了我而不來時。伊當把我和他的秘密揭佈出來。使大家都知道。使我名譽掃地。難以做人。伊們又說F女士也是個常到這裏來的人。我無法。結果。就和伊們訂了幾個條件。因爲我是在那裏讀書的。所以除了星期六日外。不能來叫我。叫了來。也須先容我合意了。才可依從。不合意。我仍須退出的。要索的錢。也須容我自由定下。不得偏依伊們的慾望的。伊們都答應了。我沒法也就做了這種的無恥生活了。現在雖要擺脫而不能。C先生。你可助我一臂之力。使我恢復自由嗎。我當然安慰伊道。自然。我當盡力助你的。後來我們又談了一回。商量出了一個方法。我們一同吃了飯。付了錢。始一同駛出了一一四號。約了後會之期。與後會那日的所在。各各的驅車回到家中。

像Y女士的遭遇。到底是誰之過呢。

老牌大學生按E女學所出之人才。真是不少。除了本籍內所述的Y女士與F女士做着莊上肉外。並表揚他表女的。也是不少。那以吃白金龍著名的藍秋老五。就我所知。從前也會在E女學讀過書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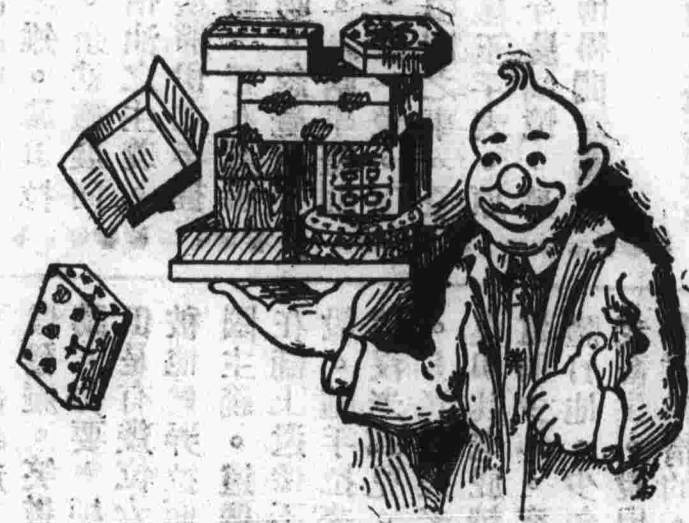
### 上海最完備之機器製造紙匣大工廠

本廠開設有年。專製各式中西書籍。各種新式紙盒。銀行簿冊。五色信封。彩色石印。裝訂盡金。並各種廣告招貼。大小傳單等。應有盡有。真不精益求精。格外考究。自去年五卅風潮以後。各家香烟公司。應時林立。交由本廠代印之香烟匣殼。亦紛至沓來。有應接不暇之勢。

通和

機器製

匣廠



機器製造

出貨迅速

代理印刷

鮮絕美麗

勢。特由德國著名工廠。定購新式製造香烟盒子機。只須將全張大批放入。轉瞬之間。全匣即成。整潔雅觀。與手工相較。不可同日語。如蒙賜顧。不勝歡迎。

上海虹口塘山路愛而考克路世厚里一百零六號七號  
(電話)東九百十三號

### 色白丸

此丸無論五淋白濁尿管刺痛晨起封閉痛不可耐服之能於三小時止痛止濁每匣一元雙料兩元如小便頻痛用珠黃散下散久服不止立止淋濁未清清血解毒丹丸清身弱體虛白濁丸以上每匣一元雙料二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九五  
上海四馬路丹桂第一台  
西中南藥房

### 袁製痛風骨痛露

風節四肌背骨勿服  
濕絡肢肉脊身此再  
痛痛痛痛痛痛痛  
各大商埠均有分銷每瓶大洋六角  
上海西新橋濟善堂藥房發行

### 興華眼鏡公司

更 新 團  
劉民聲 專演堂會  
張醉月 男女合演  
王一士 滑稽喜劇  
姚劍仁 貴府相邀  
胡炳聲 價目全四  
鄒哈哈 元八角正  
李秀英 並贈滑稽  
社或法界 雙簧以答  
貝勒路信 雅意接洽  
德里六號 處先施本

定 預

### 大聯珠香烟



牌最價最 牌子最巧 滋最味高  
好味高色巧錢老子

### 統一旅社

六四三二央中話電

本旅社在英界六馬路... 九折券 特券九折

恒 心 鞋 莊 易勝歡迎 如蒙賜顧 取價低廉 樣式新穎

登招 本報銷數頗廣廣告之收效自宏如荷各界惠登告白 取價極廉請即見示俾便趨前接洽如同文及讀者有 歡迎